

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買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邇及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

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後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積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自愛良之性太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陔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去公之深入更以爲榮曰公雖去而吾益重又公漸然



丁重志君愛
心誠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各益重矣公慨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歲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

德能備小
病矣

石之公天
出耶其成

詞四臣入侍為我張起無或憚勤天十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益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天中禮卒不起先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日先帝棄天下其可因為利乎故公卒不為元祐二聖一起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太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元休復論雜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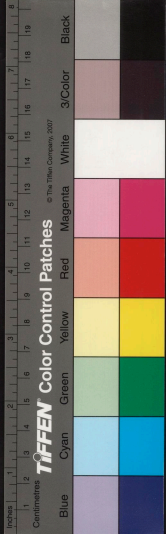
此學其志
亦一公亦
下人奈何
此觀象

律上曰然公作律尺齧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
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氏即用李照樂加
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致仕請大府銅造
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
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加獎以樂下太常公作東齋
記事曰君實子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合往往
館閣時決於同舍同舍不能決遂來具以決之君
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為留臺子
往候之不待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
者數夕真能決文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惟曰

太樂還竟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嘗所見然
耶將戲誰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邪俱不得而
知也是必戲謔矣

公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
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五入翰林四知貢舉凡
朝廷有大述作有太議公必不與契丹高麗皆
知諱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
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文物
不芥蒂於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



公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儘似見得後却
云自有鬼神又却迷也 程氏遺書

客有問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
莫之敵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
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
力拽九牛氣凌三軍者為勇乎是匹夫之勇尔勇
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
欲聞人言 詞萬 有言之者輒以臨疾之與情
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

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
然景仁肯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
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必尊天
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乎祿與
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舍
况景仁身心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
言不行年六十有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
能之乎 溫公作傳

恩寧元豐間以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
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不足以榮辱



如一人好道
即不以此為
道

故曰君以
同而異

天下二公益相得，權其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為景仁傳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皆予所不及也。益公用舍人節者，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言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
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
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日然至於論
鐘律，則及後，則非終身不能相。君子是以知二
公非尚同者。景忠

卷五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許閣

宋學顯令中
馬嘉植培元
叅正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
侍中，致仕，配享英宗廟庭。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議政事，時公侍，楚國太未
入，近謂生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
畧謂：完堡柵，蓄兵馬，使吏長者久於其任，則夷狄
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



如一人好道
即不以此為
道

故曰君以
同而異

天下二公益相得，權其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
為景仁傳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
皆予所不及也。益公用舍人節者，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言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
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
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日然至於論
鐘律，則及後，則非終身不能相。君子是以知二
公非尚同者。景忠

卷五終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六

明後學張采受先許閣

宋學顯令中
馬嘉植培元
叅正

曾公亮 魯國宣靖公

宗明仲泉州人，中進士，第位至丞相，以太傅兼
侍中，致仕，配享英宗廟庭。

仁宗一日召執政侍從策議政事，時公侍，楚國太未
入，近謂生家居，亟以手詔就問，公條六事以獻，其
畧謂：完堡柵，蓄兵馬，使主其者，久於其任，則夷狄
不敢窺，邊取之得其要，任之盡其材，則將帥不患



無入損冗兵汰冗官則財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
 耕者勸又陳古者取六郡良家子為宿衛及府兵
 番士十六衛之制以明今宿衛之失言在者似直
 愛憎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皆取當時之所
 先急而便於施行者以為說管內翰
 知鄭州郡多寇攘公至悉竄他境路不拾遺民外戶
 不閉至號公為曾開門常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
 求盜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
 在樞府更制圖籍以周知四方兵數多少登耗三路
 宋屯戍眾寡地理遠近及在相位謂政事以仁民為

先故其志尤急於去民所疾苦而補助其窮之罷
 弛茶禁歸之於民籍戶絕田收其租為廣惠倉以
 虞食窮獨其他施設多類此

與韓忠獻力贊仁宗早建皇子以為天下萬世之本
 前此固有言者未之聞納至是感悟儲貳乃定
 公在位久熟於朝廷政事尤於慎刑獄四方奏獄必
 躬自省覽原情議法密州銀發民田中盜往強取
 之大理當以強盜應死執政皆欲從之公獨以為
 公此禁物也取之雖強與盜民間物有間因爭不決
 遂下有司議如公言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蓋公



推析律意而主於平恕類皆如此並行狀

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公亦去筆

王安石 荆國文公

字介甫撫州人登進士甲科事仁宗英宗神宗與諸位至丞相左僕射司空追封舒王字公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贖及程試有美者一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勳筆如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見者皆服其精妙議論高奇能以辨

嘉祐中

博濟其說始為小官不急急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為相薦公及張瑄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僥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及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懇求外補得常州自是名重天下去太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恐其不肯就自常州徙提點江西刑獄嘉祐中召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館中先進多不當超處其右章中餘士有旨令閣門吏資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東隨而拜之安

卷八 宋後集





名臣言行錄

卷八

三

石避之於側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朝廷復申前命安石辭七本章乃授除知制誥自此不復辭官矣溫公頌語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牝丹盛開包公置肅為使時號清嚴自羣牧司牝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溫公

嘉祐末公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奪得鬪鶻同儕侍與之狎昵遂持去鶻主追及之賜其角立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當償死及糾察錄問介甫駭定史按

此不過附人
命聽忽乃無
支耳

吳明主後神
其後凡安石
所為皆與此
鈞無之類也

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強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判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詣殿門謝介甫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閣明累移牒促之終不肯謝頌語

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標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仁宗謂宰相曰王安石許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即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常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仁宗尤甚

名臣言行錄

卷八 宋後集

四

昏為所欺人之短處相去甚遠

魏公可謂知人知事矣非妄在斯矣

此幾字不啻不題假其所揮術非自

卷之六

魏公

每謂漢文帝不足取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為其毀訛間見錄

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上僉書判官事魏公

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

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廷

許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輕已出是

怨之記聞

公為翰林學士初八對神宗問方今治當何先公對

曰擇術為先上問唐太宗如何公曰陛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先主不足道

也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繁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

難但末世學者常以為高而不可及上曰卿可謂

責難於君矣朕自視眈然恐無以副卿意可悉意

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侍上語及諸葛亮魏鄭公

公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尚陛下

誠能為高宗則必有神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

者所羞何足道哉但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則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為小人所蔽因卷

懷而去耳上曰自古治世豈能使朝廷無小人雖

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公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



此乃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
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未幾遂參大
政。

公既參大政，士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
經術不曉世務。公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
世所謂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
施於世務耳。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公曰：
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青苗市易坊
場保甲保馬導洛免役之政相繼並興，設制置三
司條例司，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呂誨論

公十事，公力求去，從上爲出。呂公而韓魏公亦上
疏論青苗法乞罷，諸路提舉官奏至，公稱疾乞分
司，上不許。公入謝，因爲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
變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
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
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
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
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
兩之九，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流俗矣。此
公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公乃視事。



曉近人說
太極若此
不學以氣
爲天下

名臣言行錄 卷六

公在臺閣侍從時每爲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行也及入司視政而孫莘老李公擇在諫職二人者熟公此論遂列奏請舉行之公不可曰是又益兩參政也呂氏家塾記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

知公之
不爲不
不爲不
不爲不

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二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論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公知
決破塘
相易興
所行之
行於天

公知明州鄞縣讀書文一日治縣事起陽堤堰決破塘爲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歷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皆刻薄小人

公知言行錄

卷六 宋後集

七



之人言之亦不致大敗敵
 爲至德安石以當其難未
 下以自巳一人律天下人
 那謂小吏凡事不歷不
 知則其人不可在民事又
 父兄高貴人不識小民疾
 苦豈不可任民事治天下
 當察此度

急于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
 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
 上之七八又公吏具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
 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益祖宗之法
 公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
 雇役爲便公與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
 四方風俗故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
 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公門下
 士亦以雇役爲未盡三人雖賢不同皆聰明曉
 東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

以節之
 使侍觀公

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
 一曰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
 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
 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
 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
 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自溫
 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子厚入相
 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
 舉自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焉
 子厚信之雇役遂定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



叢書未定
不屬于陸

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誠小人也

仁宗朝韓富二公為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
公執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罷新安簿遊邊得
其說遂上開河湟之策公以為奇謀乃有熙河之
役獨岷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無斗
粟只布惟仰陝西州郡朝廷帑藏供給故自開熙
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唃廝囉分
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諸子皆衰弱
故詔能取之並聞見錄

熙寧六年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

小兒以爲

甫因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足顧也上
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咨亦無耶介甫不悅退而
屬疾家居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出其黨為之謀
曰今不取門下士上所慕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
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介甫從之即奏擢章惇趙
子幾等上喜其出勉強從之由是權益重記聞

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既而宗室及諸
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

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為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為

治元行錄

卷六 史後集

七



凡屬此類之
三者必皆五
與家一輩
小人身見
之而假令
人當獲德
則又不實
合者其中亦

別持意不
可防諱是

小人勢利之
交必至於此
蓋安石初罷
相時亦是夫
先生已預決
之矣

退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聞於卿云
日可盛何速如此乃起同上

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德舊人論議多不協遂
選用新進得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
禁臺關內外要權莫非新進洎三司論市易而呂
參政指為沮法公信以為然堅乞罷相既出呂嘉
問張謬持公而泣公慰之曰已薦呂惠卿矣二子
收淚及惠卿入參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
得君謂可傾奪公矣遂更朋附之既而天子斷意
再召公秉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公兄弟之失

凡數事而奏意欲上意有疑上封惠卿所言以示
公故公表有忠不足以取治故事事欲其自明義
不足以勝發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
卿出知亳州鄧綰張謬之徒皆以罪去蓋自是門
下之人皆無固志公無與共圖事者又請去而再
鎮金陵故謬有紛紛易變浮雲白落落難鍾老栢
青者蓋謂是也筆錄

初惠卿為公所知驟引至執政公去惠卿遂背之暨
公再相於是起華亭第欲而使徐禧等按之惠卿
情不得練亨甫呂嘉問以鄧綰所條惠卿事交關



其間復爲惠卿所中。語連公子雲。雲時已病坐。此
憂憤而卒。公憂傷益不堪。遂再求罷去。

熙寧庚戌冬。公拜相。百官皆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
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忽輦感久之。取筆書廳曰。
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歎寄此生。故筆填余入。
後再罷。相歸金陵築第於白門外。元豐癸卯春。余
謁公于第。公遽邀余同遊鍾山慧法雲寺。偶坐於
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書廳之詩。公慙
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等錄

元豐七年春。公有疾。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

夫婦之情。偶合耳。不須他念。強爲善而已。執葉虜
手曰。君聰明宜薄。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口語。
安石生來多枉費力。作閑文字。添自悔責。吳國勉
之曰。公未宜出此言。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
發言。故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
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
竭力修爲。陳子聞之。而疑曰。豈現行無常。現身有
疾者乎。大可疑也。公語錄

元豐末。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歎曰。朕於是愧於
文彥博矣。王珪諫宣德音。復曰。彥博項年爭國馬。

元豐七年春
公語錄
不意亦欲
利一生金銀
大



考訂又通
正不在目前
小利礙此則
知神宗亦非
無情愜矣

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理因奏曰罷去禪
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歎
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使甘師顏賜之金五十兩安
石好為譏激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
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
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安石約惠卿無令上知
一帖惠卿既與公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
歲費之說於王韶安石諭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
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是果以道論

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引
惠卿者恨為惠卿所誤悔為惠卿所誤也每山行
多恍惚獨言者在者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示公
適報司馬公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上作相矣公
薨温公在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
校耳爾恤之典宜厚温公盛德如此聞見錄

公政利舉暮年乃覺其失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
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
義正如學究誦注疏爾談叢
公在金陵聞朝廷變其法吏然不以為意及聞罷役



公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厄史

公嘗云自議新法始終言可行者曾布也始終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入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向也先生曰益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卽位富於春秋

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紿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太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役樸魯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變甌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爲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



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顛命太
臣尚不能回况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
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
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
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
生行止無一點流論者雖欲誣之入主信乎此實
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
以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
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
所以必行也 元城語錄

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
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太明方升
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在人主上自
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此又觀其說魯用太
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
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太段不知事君大凡人
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日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
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
公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行身
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



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

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上殿

進一筇子擬除入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

一筇子擬除入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

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

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一手纏入

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可復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

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

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

則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

向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

倍而亦不覺其害已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

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舉請若民間舉債

則利重又百端要勸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

青苗雖各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

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

如請錢于或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

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吳



間四分之息又請納焉往來之用與官中閉戶之
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况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
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闢不同而民之畏法
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訟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
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
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百分之息乎蓋末之思也
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
聚失所措準其患豈細行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
配之請不得已而燕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
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

補助之政乎 龜山語錄

公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
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
其所爲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雝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詞謂曰果
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
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
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
常人無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
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賂不

龜山語錄



受賊豈分外事乎同上

子雱字元澤性險惡凡公所為不近人情者皆雱所
教呂惠卿輩奴事之公置條劄司初用程顥伯淳
為屬伯淳資士一日盛暑公與伯淳對語雱囚首
跪足手携婦人冠以出問公曰所言何事公曰以
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泉
韓琦富弼之謂丁市則新法行矣公曰見誤矣伯
淳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去伯淳自此與公不合雱死公罷相哀悼不忘有
一曰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公

坐鍾山常恍惚見雱荷枷杻如重囚者公遂施所
居半山園宅為寺以薦其福後公病瘵良苦嘗語
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
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開見錄

王安國字平甫常非其兄所為為西京國子監教授
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
國復書曰亦願兄遠後人言滿至京師召上殿上
問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
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
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



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謀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榮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此汝之故殺身破家，儻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預我事？」

耶記開

安國召對，上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何如？主也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甲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於撥攘時，定變故於俄頃之際，諸將故武夫皆脅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之言，待羣

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恥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葺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雖毗之悉心報專教苻堅，以峻法殺人爲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理順而執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筆錄

公爲參政，因閱吳元獻不詢而笑曰：「宰相而作詭詞，公可乎？」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應卿爲館職，在坐曰：「爲政必放鄭聲，平父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也。」



呂以為譏已自是與平父相失筆錄

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請學
之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使人惠卿深街
之開見錄

鄭伊介夫者福州人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後舉進
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會公秉政問以所聞伊
因為具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公不答又數以書
論之亦不報久之得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
及收市利錢京師細民負小拾髮擔粥提茶之類
皆有免行錢不輸者毋得取鬻市道閉司稅院並

行倉法專欄月賦每正稅百錢則收市利百錢以
給之逮法之行則正稅不及十錢者有司亦取之
其末反重於本伊又言於公得損其尤甚者數事
會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東河北陝西
流民大入京師與城外飢民市麻紙麥粳為糜或
掘草根木實以食或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妻
鬻子以償官俠畫圖為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片
之言十日不雨即乞軼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
擅發馬遞舖符罪時熙寧七年三月十六日也
神宗覽疏歎息遂詔韓維孫永體量免行錢曾在



體量市易法又詔司農寺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錢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由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懽呼相慶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二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日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不_相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已而公卒去位薦惠卿以代已命下之日京師人風雨土鬻席逾十_又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至_此今復振援以遂前非不復為示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為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令

後只務招降木征餘黨毋以多殺為功於是惠卿等益惡之俠又上書言大臣奏以三路流民皆為南北下各有田名燕于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此皆誣罔上聽臣乞勘會三路之民自去冬流移至_今不已何人是南方有田者他語議大臣甚衆并詆臺諫皆如芻蕘木偶又言禁中被甲登殿等事奏入執政大怒言於上以為謗訕朝政迫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鄭俠小臣禁中密事及大臣奏對之言何自聞之惠卿對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



名臣言行錄 卷下 宋後集 三
卿與京同列議多矛盾又以諂事荆公爲安國所疾屢諷其兄不悟故并中之已而上以惠卿語責京京惶恐曰臣與俠素不相識上方疑之御史知雜張琥遂以俠事劾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詔赴臺推勘遣舒亶追俠及諸太康搜其衣橐得王堯臣所贖銀二萬兩御史臺知班楊忠信所贈韓范諸公所言新法不便奏稿兩帙遂逮赴詔獄俠對實不識京但每遣人吳無至詰檢院投匭判院丁諷輒爲無至道京稱歎之語及罷旬時遇安國於途安國馬上舉鞭相揖曰賢可謂獨立

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章俠答以未嘗存留安國言亦見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而况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所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忠信者常應詔言新法不便因謂俠曰御史職在諫爭皆緘默不言公監門耳乃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久也探懷中書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未嘗使



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肉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安國赴對。不承。俠責之曰。凡對制使。不當有隱。曰。所言者安得諱之。天地鬼神皆在。左右學士欲誰欺。耶。安國乃伏獄。成俠送英州編管。忠信無至。真決編管湖外京罷。政諷落職。安國放歸田里。俠徒步赴貶所。俠性清儉。布衣糲食。終其身。有應舉。不以實年者戒之。曰。方謀入仕。己有欺君之心。不可振。曰。聞子姪誦詩考槃之義。曰。弗諉者。弗忘君之惡。弗過者。弗過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顧人之于君。有憊憊之不忍也。故永矢以絕。

之公嘆曰。是何言歟。古之人在。猷猷。不忘君。况於賢者。一不見用。而忿戾若是哉。蓋弗諉者。弗忘君也。弗過者。弗以君爲過也。弗告者。弗以告他人也。其存心如此。故雖流落頓挫之餘。一話一言。未嘗不在。君父親政。役繁興。民物罄弊。但矚矚而已。鄭俠

言行錄

錢景堪者。忠懿王孫。舊與公善。論新法不合。遂相絕。其家集有答亮守趙度支書。自序甚詳。云。荆公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不存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真以罪去。且不但變其法制而已。



乃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皆是今無所親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邀時官僕既與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春秋為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為文學六經而為必本於道德性命而一歸于仁義其施於君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為高陽帥幕今邵堯

夫亦有書招我為洛中遊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老之兄生事粗足切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

聞見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呂言行錄卷六

後集

宋後集

卷六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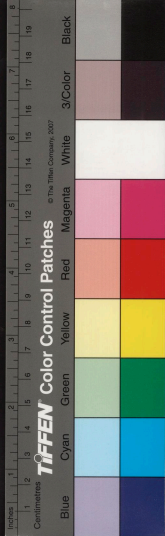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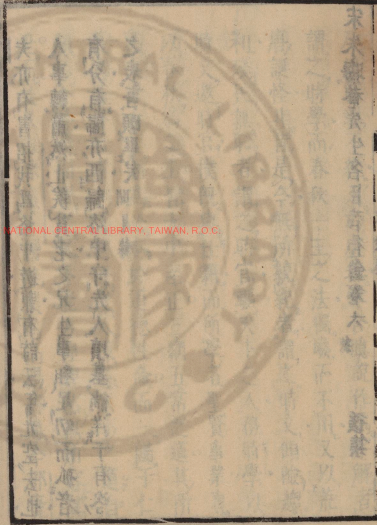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闕

宋學顯令 甲
馬嘉植培元 象正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成童灑然知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
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蘇內翰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
慎行狀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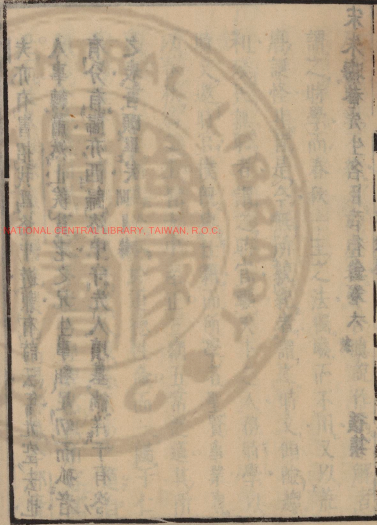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闕

宋學顯令 甲
馬嘉植培元 象正

司馬光 溫國文正公

字君實陝州人舉進士甲科位至丞相事仁宗
英宗神宗哲宗贈太師配享哲廟

公自成童灑然知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
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
風蘇內翰又邵氏後錄云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
慎行狀



光年五六歲，弄青胡桃，女兄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誡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幼時思記誦，不如人，羣居講習，衆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絕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公嘗言：善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前

山谷云：范純甫言：公初宦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躍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父率以為常。

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邪。冷齋語

交趾貢異獸，謂之騰，公言：誠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因製賦以諷。行狀

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穢，分或京師不見，皆實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隆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

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



敢言惟范鎮首發其議公時通判荊州聞而撥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稱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并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可則已言出管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上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後復上疏面言曰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色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

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閉生太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韓琦等曰謂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曰唯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子

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待制公有上履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屢舉時

丞相履疑也



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加窺，前修之蕩，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耶？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餘讓也。

仁宗崩，英宗以京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去奸，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

剛正如魯宗道、賈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俚如馬季長、譚詠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

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治平中，韓魏公建議於陝西，刺義勇凡三十刺，一每入支買弓弩箭錢三貫文，省共得二十餘萬人，深山窮谷無不得脫者。人情驚擾，而民兵紀律疎略，終不可用。徒費官錢，公時爲諫官，極言不便，持劄于至中書。魏公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驁，使聞陝西驟益兵，豈不震懼？公曰：兵之用先聲爲無



其實也。獨可以欺之。於一日鹿爭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雖益兵。然實不可用。不過十日。西人知其詳。不復懼矣。魏公不能答復曰。公但見慶曆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背。刺面。充正兵。慶今復作偏。爾今已降。初。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或邊矣。公曰。光終不敢奉信。魏公怒曰。君何相輕甚邪。公曰。相公長在此。坐可也。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運。糧。戍。邊。反。掌。間。耳。魏公默然。竟不爲止。其後不十年。養勇。運。糧。戍。邊。率以爲常。一。如公之言。龍川志

名臣言行錄 卷七

王廣淵除集賢院。公言。廣淵奸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台。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行狀下全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詰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

名臣言行錄 卷七 宋徽宗



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遣內臣至闕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
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
已乃受

除御史中丞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
國之要三曰官入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
臣昔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
今以獻陛下平生學力所得盡在是矣

延和登對言張方平參政奸邪貪悞不協物望上作
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
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入帝堯所難况陛下新即
位萬一用好邪臺諫循循默不言陛下何從知之此
乃非朝廷好事也 日錄

甲寅予初赴經筵上自製自書資治通鑑序以授光
光受讀降再拜讀三家爲諸侯論上顧禹玉等稱
美久之 全下

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寇各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
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各山之
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諒祚生諒祚
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



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種諤發兵迎之。取絳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行狀

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令歲親郊。兩府不受。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賜餼。時議以爲衮自知不能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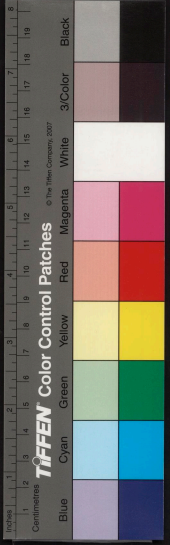
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曰。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爾。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



武帝不悔過昭帝未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
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然所費
無幾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日錄又云臣非謂
今日得兩府郊賚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
之始爾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大臣以河北
災傷憂公體國自求省郊賚從其請所以成其美
何傷體之有

安石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向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
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公上疏逆陳其利害

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
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爲司馬相
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進讀蕭何曹
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
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
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二代之君常守禹湯文
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
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
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
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示之



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十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邪？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府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欲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尚安用條例？苟用條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容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令從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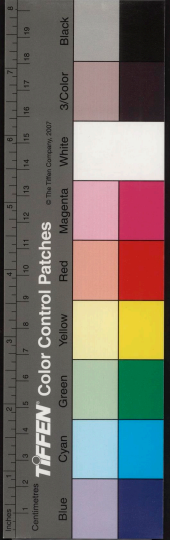
乏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償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入錢民樂與官為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

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有狀邇英讀通鑑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為讒安得不黜光



曰進讀及之爾持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藩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議說珍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上言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短也又不當留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

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奸邪也上曰今天下詢詢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審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遂退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陛下擢用宰相臣愚何敢與上曰第言光曰聞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聞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接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



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惠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狀固已成之矣上又曰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爾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爾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奸遂非此其所短也一因問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中外皆惠

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明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辯慧誠如聖旨然凡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因論臺諫天子耳目光曰臺諫天子耳目陛下賞罰擇人今言執政短長者皆斥逐之蓋易以執政之黨臣恐聰明將有所蔽蒙也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陳薦蘇軾王元規趙彥若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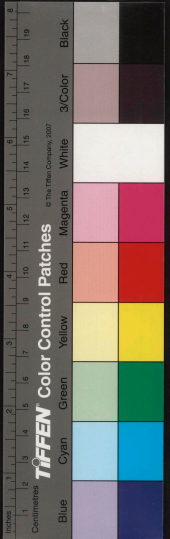
平光曰臣所以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辯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著述之本意耳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謏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謏曰今為翰林兼侍讀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濶况光豈免此名大抵處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

下更察之 並川錄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副公上章九辭至八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可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入謂公樞密丘事也官各有職不道以他事為難公言臣未受命則猶待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畫喻安石三往友開諭切至頓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日巧言令色解矣亡夫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



雖歸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諷諫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班必有實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微客輒指言之日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用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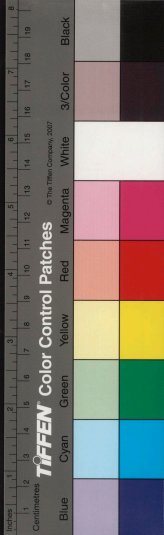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膏書與潞公勉之云王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王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遣服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

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剛當小人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古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不利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御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離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竇荆公者離悔之無及

元成語錄

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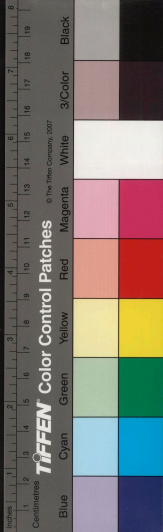


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
宰相吳充曰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行狀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人遼頭事曰
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不冠者見物必
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撻之者曰司馬聰明邪
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
深以為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
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至龍門涉伊

水至香山憩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
自作序曰遊山錄上大夫傳之公不喜肩輿山
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高山題寺云登山有
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
公知永興軍上章言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君顯敢言不如蘇軾
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若臣罪與鎮同則乞依鎮
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帝必欲
用公召知許州公過關上殿謂監察御史程顥曰
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



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當在左右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帝嘗謂左丞蒲宗孟曰如光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一人帝之眷禮於公如此不哀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裴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王珪亦助其說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亦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感疾旣安語宰相曰來春建

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神宗知之深如此

並同
見錄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遮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冀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聞闔愁苦於下而上不之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忌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天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

